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三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書記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千古名言

第一級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文以養氣爲主名言至論

第五級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

總論

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

○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茅鹿門曰作家爲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字句求之何哉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名言

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illegible][illegible]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愈白

徐文昭曰自樹立不因循不取悅於當世方是長年老於風浪中一手把蓬一手把柁手段雖

韓公自繪其生面其有功於後學不小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君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豪傑輕世肆志之狀肖繪畢真

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巳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巳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古來大丈夫都如此

公嘗曰吾之退未始不爲進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眞語〕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

不爲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未有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

歸震川曰豪宕自喜在相知前不妨吐露

徐文昭曰氣傑神旺骨勁格高處處𨇤身百尺樓

上全不放人一出頭地

婉而切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有生色）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顧瑞屏曰宛如國策

錢豐寰曰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獨取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伸縮變化惟吾欲爲吾不得而窺其際焉

生面說出熟情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突起）（篇從此生情）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旣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妙妙）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妙）子之心有似

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孫月峯曰公與師錫原不相知因元賓而知師錫也故始終托元賓以寫相與之情是無中生

有法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甑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

公眞蓋屋讀書人

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輙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

退未始不爲妙妙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

卽求船東下乙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

謝焉

茅鹿門曰澹宕自奇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未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古今習氣須如何汰得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益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有此二轉方成正議

茅鹿門曰奇氣

顧瑞屏曰掀翻鼓盪

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寔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

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王遵岩曰婉而雋其中感慨則有甚深焉者也

文之旨在道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謂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留○自○地○位○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唐荊川曰亦婉亦宕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常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

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

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茅鹿門曰文婉曲感慨盧郎中當爲刺心推轂矣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描寫王公德政處亦微亦婉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牛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到底不見亦到底思見妙甚

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葢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周匝）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總束）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抱前）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顧瑞屏曰全不摸畫滕王閣佳勝一味以感慨跌宕運之風神婉折

徐文昭曰烟波千里

敘如畫惟班馬有此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感慨

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茅鹿門曰憤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備壁記以
點綴之而詞氣澹宕奇絕
唐荊川曰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
意亦變體也

如畫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用爾雅釋
文体奇甚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奇偉

出荆門下岷山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茅鹿門曰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歐公文大略有得於此

徐文昭曰此等局調自昌黎翔闢有天造地設之

奇無卓鍊斧鑿之痕昔人謂當與柳州甙氏

堂參看余謂昌黎尤稱卓絶

看他句句別刻處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陡起

倒句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
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文法似考工記

人馬雜物作三叠文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槖駝三頭驢如槖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是陸明卿奇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賞刪去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

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尚不忘情文字客處。

茅鹿門曰妙處在物數麗雜而詮次特悉於其記

可以知其畫之絕世矣

陳明卿曰其文之奇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

徐文昭曰趙侍御之畫不可得而見也見昌黎之記如見侍御之畫焉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

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嘷劫衆閧兵。懍懍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茅鹿門日語莊

鄆州谿堂詩記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蓴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恱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摹寫鎮鄆之難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泉之和知人之悅而傪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爲其泉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玆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挍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茷有龜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徐文昭曰柳子厚書言朝夕歌謡使成文章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余謂是詩眞三百篇之遺調也

一鳴發出許多議論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四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序

送孟東野序

一篇大旨　看它調句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轉入人身

從周禮梓人爲筍簴來

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又入天一段奇而宕

又入詩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昌黎醉留東野我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又容張籍書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
（感慨波瀾又有地位）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細才入主人）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客）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承接妙）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
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
（又占地位）
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結盡二篇○

唐荊川曰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

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茅鹿門曰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

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

議正而婉

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於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

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徐文昭曰不為陸君送窮全為朝廷開悟

交淺言深故不妨紆　姚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托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苦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作文須有此一段地步方是作手

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于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爲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于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觀察使不急于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

一篇大旨

異之壞

同之得

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

又進一步

之於州猶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

則戚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

于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

規字扯于公在内

規

歸震川曰于頔賦歛苛急故退之託文諷諫亦愷

至亦婉轉

公在內
記字批于

于也○

則成異則友
○○○○○
之於州猶州之
○又○進○一○步○○
昔于公既已信而

姍姍可聽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

真風韻也如此

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歸震川曰悠以揚其風雅之音乎

送齊皥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

字○簡○畫○

四○

一肚皮不合時宜描寫曲盡

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詞是）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娓之名（發難言之情）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嘑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闡發得好）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

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
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
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友齊生舉進
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
也有可其枉我哉我將利吾罷而俟其時耳抱負其
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
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旣至矣而曰我未
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

結有神力奇

曰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竟任

孫月峯曰激切忼爽

兩或曰文多跌宕結胎在隱者所盤旋一句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曲盡）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三疊長短錯落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更曲尽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見文公非以隱為高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盤谷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歌詞古

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有神力有含蘊一句頂）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震川曰標格極奇其風華處不數六代才人

張侗初曰人謂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詞余謂

唐無文章惟退之李愿歸盤谷序而已

昌黎序文當屬第一

簡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吾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以士風立論

掉轉

馬遷風度

徐文昭曰感慨也瀟灑也百字中無所不有一冊讀之泠然善悠然未有窮也

兩段只似一段此文之妙處

贈崔復州序

起濟宕

有地數百里趨走去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刺史之難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一篇命脈）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接得好）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結最閑雅）

孫月峯曰與送許郢州同意而此更含蓄簡盡

序事錯雜而敘有條貫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一言括上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

言雅而嚴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饌賂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省多少言語

進之以道

唐荊川日只是科舉常事而敘得何等頓挫

高在命意故追出諸家而閤闢頓挫不失尺寸

推倒衆人

送浮屠文暢師序

留自家後路却奇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較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

篇之旨

非文士所能語

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五句括盡天地萬物之理）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即原道中議論抑字字變化

錄前種種作結尾變化劉向者並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冷語收轉）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淵句）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打動得緊）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 到底只○喜○得○文○辭

乎言。 春梅

唐荊川曰開闔宛轉眞如走盤之珠此天地有數

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徐文昭曰下筆便有世道人心之慮此韓昌黎有

數文字亦天地有關係文字

茅鹿門云文有興致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群群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

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媢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茅鹿門曰文有異致

文旨甚漫咀嚼之有一段韻折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

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唐荊川曰此篇於短文中尚爲奇作

顧瑞屏曰匪夷所思

奇絕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一跌）
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一跌）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横絶（又一跌）
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又括前）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客）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影一層）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結妙在不了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茅鹿門曰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

如此起論自覺源深流長此文家極占地步處句字之文不戰而屈矣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

序、得、波、瀾、

一篇主意

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有分寸

揔只請

尚不真許王生

冷語不盡

茅鹿門曰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巳門戶

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

總不遇之感借酒上鑿

推上一層占地位又益洶湧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一、篇柱）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醉鄉）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悲○壯）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送劉師復詩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又携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皆渾然端厚之旨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吾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有○無○限○意○

歸震川曰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如輿雲矣

蛇

昌黎箇中人纔能說箇中景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深於詩者乃能言詩）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歌咏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

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書冊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諸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昳宕

茅鹿門曰雋永

命意高結体奇轉制從天降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通篇司徒公奇

描畫得史

論時日更奇

命意大有關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何等命意）（將客作）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無滲漏）言爲使歸之獻

證

郭明龍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若辨諛人而已者耻也

文有畫意

蘇子瞻有兩王子韓退之有區生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

凄凉寂寞之狀寫盡

亦奇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茅鹿門曰昌黎謫官時調悽凉慷慨

直截入理

神解之語使加見之亦當絕倒

送高閑上人序

大議論所謂進技於道者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客

開闢以來奇崛處

看它序述

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主○何○等○過○渡
（又進一步）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奇○思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
（奇而又奇）
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
一○轉○收○妙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茅鹿門曰其用意本莊子其行文造語敘實處亦

大類莊子

顧瑞屏曰無中生有放蕩不羈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不通叙）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抱前如）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此才是大匠結構処）

茅鹿門曰學班掾之文其謹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引古起議論

虛景簸弄出沒變化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一篇情景在托病上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

不可捉摸

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

一○撑○奇○絕○

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雙○紐○更○奇○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

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餘波諧世

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有○生○色○讀○之○頤○解○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

深許之而有感于他人多矣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唐荊川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内無之

顧瑞屏曰情詞曲折動人令我一讀十起

借從事薦詞作頌美得体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說衣食事亦復刪陳起新

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

句法文勢有頓挫有波瀾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

為其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强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無限曲折變態）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

四祝詞二段祭一段

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

須有此一着

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

前兩許多衮曲一句結住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茅鹿門曰以議論行敘事當是韓之變調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健）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落、得、好、）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

贊美溫生處全在去後感慨中見之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轉千鈞力

推開一步才正大而

地位高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歸震川曰文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可喜

茅鹿門曰以烏公得士為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將不緊要摹畫點綴總形容嶺南府之尊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首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虞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一句總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郡內利害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敍錯落變化

相和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好

其征人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境外利害

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伏頌詞）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暗點綴）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看昌黎贊鄭公無多語今人饒舌矣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茅鹿門曰序事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動一家矣

經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經濟

經濟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

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
郡徃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
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
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
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
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

功烈又赫赫如此、此使盡用其策、西井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爲序、

茅鹿門曰與歐陽公食貨誌相參看始得肯綮

徐文昭曰此有用文章今日知此東南之民力其蘇乎

只略用數句議論引起

句奇怪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

用字

奇語

入本旨

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
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
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
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
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
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
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祕書監溫司馬為
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

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偃俾余題其首、

歸震川曰跌宕自喜

叫七小兒 白美文 睹此汗下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鬚眉如畫），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因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

好奇者往往苦不能奇正不必與人也

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卽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傲甚乎卽袖手竦肩倚其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文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如畫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

道士亦可惡此人伎倆寧盡於此數語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頡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子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

見首不見尾彌明殆似神龍

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茅鹿門曰文極頓挫後之法家多有痕迹惟公不

然其紀事纂言如太史公

先了他事却辨其誣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疑作南霽雲）首尾（補翰所不及）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痛快入骨髓金是子長神解處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

冷語感慨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辨處不及本事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上忽傷世之謗遠者詆而直之下總并入張巡並論本末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忽往）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定論）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憤激明辨以籀衆口）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下言南霽雲乞救城陷二段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生色如畫

又了張籍言一段

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

生色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年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茅鹿門曰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書畫家亦有效人而得其解者此正見其無不可處

徐文昭曰張許二公之忠烈南八公之義勇昌黎

之文章一篇之中四絶具焉昌黎非叙三公
不能如此凜烈三公不得昌黎不能如此淋
漓

韓文卷之四 終